

黨訊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語錄

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毛澤東

35

期 5-4-1970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

本期 8版

10分

M.C.(P) 1855 B.N.

反对机会主义的分裂活动

編輯部

駁《人民論壇》文章“什麼是分裂主義？”

(一) 連珠炮的無原則攻擊 ☆

隨着我黨第三屆黨員代表大會勝利地召開后，人民黨領導同志就進一步喪失左翼原則，以所謂“分裂主義”對我黨——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進行了最最惡毒的、毫無原則的指責、歪曲和誹謗。

原來，人民黨領導同志於拒絕我黨向他們要求以兄弟黨關係就左翼一系列爭論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后，就在人民黨機關報《人民論壇》的第一版位上刊載一篇題為“什麼是分裂主義？”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堆砌了不可勝數的攻擊性詞彙，向我黨發動連珠炮的、不負責任的無原則的攻擊。

在“分裂主義”的無原則攻擊下，人民黨領導同志來勢汹汹地把為人民服務的我黨打成什麼“一小撮”，指為什麼曾經同敵人及其代理人搞過“團結”的人。

在“分裂主義”的無原則攻擊下，人民黨領導同志強硬地歪曲我們黨對武裝鬥爭，對“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的正確看法。

在“分裂主義”的無原則攻擊下，人民黨領導同志完全不顧客觀事實地把我們黨已經批判過的“非武裝鬥爭領導”的錯誤概念重新提出來加以攻擊。

在“分裂主義”的無原則攻擊下，人民黨領導同志惡毒地、毫無根據地歪曲我黨在這幾年所做的正義鬥爭是什麼“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還說我黨在反右鬥爭的正確行動是什麼“擴大打擊面，縮小教育面”，是什麼“對友狠，對敵和”。

在“分裂主義”的無原則攻擊下，人民黨領導同志站在“左”傾的立場上，錯誤地指責我黨什麼“提出了一條錯誤的路綫。”

在“分裂主義”的無原則攻擊下，人民黨領導同志公然地攻擊我黨第三屆黨員代表大會是什麼“暫時處於多數地位”。……

“什麼是分裂主義？”一文簡直就是一篇空前

僅有的異常低劣的、典型的分裂主義的奇文。

人民黨領導同志如此仇恨地、積極地揭起反對我們黨——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的大旗，分裂左翼的戰鬥團結，在人民群眾之中製造混亂的活動，就完全証明了人民黨領導同志是左翼原則的踐踏者，是地地道道的分裂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是披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美麗外衣的分裂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

(二) 非左翼觀點的一系列實例 ☆

“什麼是分裂主義？”一文一開始就用了兩個極為動聽的字眼——“團結”和“統一”為烟幕，來掩蓋他們搞分裂的動機。隨着這個非常動聽的字眼之后，就開始起勁地向我黨發動其一系列的攻擊了。

“這一小撮人，過去曾經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搞過團結”。

人民黨領導同志這種惡毒的攻擊和指責，很難使一個忠誠捍衛左翼基本原則的人，不感到義憤。我們黨堅持為馬來亞人民服務，堅持反對美英帝、蘇修及其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黑暗統治。這難道就是“一小撮人”所做的事嗎？當我們黨估計了局勢，拋棄了對“議會”內鬥爭的幻想，大力開展“議會”外群眾鬥爭，被帝國主義反動派指為“一小撮”的時刻，不料，現在又被你們誣為“一小撮人”！這難道是左翼應有的表現嗎？人民黨領導同志在客觀上已經站在敵人的一邊，反對我黨了。

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明白，在社陣未成立之前，我們有很多同志對行動黨存有幻想，未看清李光耀走狗集團的反動本質，受他們欺騙。當一九五九年行動黨在偽“大選”中“中選”為執政黨后不久，李光耀走狗集團的青面獠牙就很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因此，當時，越來越多堅

持反帝反殖的行動黨黨員，即奮起反對控制行動黨領導層的李光耀走狗集團，最后，絕大多數的行動黨黨員，即同行動黨決裂，劃清了敵我界綫，並於一九六一年光榮地、莊嚴地宣布成立了社陣。

從這段歷史的事實中，我們不難看出社陣是在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決裂，分手后才宣布成立的。我們社陣並不會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搞過什麼“團結”。社陣的許多黨員是在對行動黨還存有幻想而受騙的情況下，留在行動黨內工作的，當他們瞭解行動黨反動勢力的本質，即同他們一刀兩斷，劃清敵我界綫。因此，怎麼有一個左翼工作者會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指責其“過去曾經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搞過團結”呢？現在，他們說什麼我們黨曾經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搞過團結”的論調，顯然地是企圖暗示：我們黨是一個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暗中進行勾結的組織，因此，這個組織是反動的，必須打倒的。可見，他們的用心是何等的陰險呀！如果他們的居心不是這樣，那又是什麼呢？他們這種置左翼觀點於地上，搬弄是非、混淆歷史事實，就完全証明了他們正是積極地在提倡分裂主義，大搞分裂活動。

“曾經同敵人代理人王清杉、徐振弓這一伙奸細搞過團結”這是什麼意思呢？這無非是暗示：我們社陣明知王清杉、徐振弓是敵人代理人而又陰險地同他們搞“團結”，因此，社陣是受敵人代理人所把持的，是同敵人有密謀的，必須把他們打倒。你看，人民黨領導同志的心思何其良苦，何其陰毒呀！如果他們的用心不是這樣，那又是什麼呢？人民黨領導同志大肆攻擊我們黨什麼曾經同王、徐敵人代理人“搞過團結”，是不是說你們早在我黨批判王、徐敵人代理人之前，就已經知道王、徐是混進左翼陣營的敵人代理人呢？倘若是，為什麼你們當時不提呢？如果不是，為什麼現在却無原則的胡亂指責我們黨呢？

王清杉和徐振弓敵人代理人被我們黨清除出黨已歷數年之久。在這之前，我們黨並不察知其廬山真面目，當我們黨發覺他們是敵人代理人之時，我們黨即果斷地把他們開除出黨。這是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現在人民黨領導同志意圖否認這個事實，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一個左翼的政黨是不是可以在另一個左翼政黨或其他左翼組織已經批判過和開除過敵人代理人或其他反革命份子之后仍然強硬地無視事實地攻擊和指責有關組織，說什麼他們曾經同敵人“搞過團結”呢？顯然的，答案是否定的。現在人民黨領導同志在敵人代理人王、徐問題上，大作文章，攻擊我們黨的這種行為，誰都看得見，這不是按照左翼的觀點、原則和方法辦事的。

如果，他們強硬地要堅持他們的“邏輯”而不改正的話，那麼他們又怎樣解釋他們曾經開除過敵人代理人和一些反革命份子的問題呢？如果人民黨

領導同志的“邏輯”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別人豈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來攻擊和指責人民黨領導同志曾經同一些敵人代理人 and 反革命份子“搞過團結”嗎？這樣一來左翼還有什麼原則可言呢？

事實鮮明地擺在同志們面前，人民黨領導同志在敵人代理人的問題上對我們黨所進行的攻擊和指責，只是求攻擊別人之痛快，而不顧左翼原則是什麼的極其惡劣的、歪曲歷史事實的作法。他們的論調那里有什麼邏輯呢？如果說他們有什麼邏輯，那麼，把他們的邏輯湊合起來，也只不過是等於零！

人民黨領導同志那種無原則的攻擊，缺乏邏輯的誣指，混淆客觀事實的論調，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的作為實在是意圖搞分裂，危害左翼。

更使人驚奇的是，人民黨領導同志在“什麼是分裂主義？”一文里，竟然提出了我們黨早就拋棄了的“非武裝鬥爭領導”的概念。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這顯然是人民黨領導同志意圖否認我們黨對這個概念所作的批判，以及間接指責我們黨是什麼“反對”武裝鬥爭的組織，或者重彈什麼“篡奪領導權”的爛調。

“非武裝鬥爭領導”是一個“左”傾的概念。因為在左翼公開戰綫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過去，我黨強調“領導”就意味着在公開組織的範圍內的主要政策和鬥爭，都必須以社陣作為領導，這是違反了兄弟黨之間，兄弟組織之間相互平等的準則；另一方面，“非武裝鬥爭領導”這個概念，在客觀上，易使人誤以為我們黨是主張“非武裝”甚至反對武裝的。因此，我們黨批判了這個“非武裝鬥爭領導”的概念，並且號召同志們不要運用這個概念。有錯就改，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左翼原則。

人民黨領導同志在我們黨批判非武裝鬥爭領導這個概念之前，不會對此問題提過任何評語，這點，當然無可非議；但是，令人驚奇的是，他們竟然在我們黨批判了“非武裝鬥爭領導”這個概念歷時兩年有餘的今天，再以此攻擊和指責我們，這是根據什麼原則呢？這如果不是表明他們對於犯錯誤和承認錯誤的問題沒有正確的認識，就是惡意攻擊和指責我們黨。

一個左翼政黨在某些問題上犯上錯誤，後來，那個政黨為革命的利益糾正了那些錯誤，這是左翼應有之優良作風，也是那個政黨為人民服務的表現。我們應該讚揚那個政黨作得對、作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黨過去錯誤地應用了“非武裝鬥爭領導”這個概念，後來，我們正確地改正了這個錯誤。這怎麼不是一件好事呢？左翼工作者是不能繼續以“非武裝鬥爭領導”這個概念來攻擊和指責我們黨的。這正如人們不能攻擊和指責人民黨領導同志曾經於《人民論壇》創刊號上，刊登一篇題為“團結一致爭取主權完整之獨立”（即爭取新加坡主權

完整的獨立)的社論一樣;因為人民黨領導同志後來收回該篇社論的誤錯意見。所以,人民黨領導同志把我們黨已經批判過的“非武裝鬥爭領導”的概念重新提出來加以攻擊和指責,只能進一步證明他們是毫無左翼觀點、理論和作風,是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幼稚病的具體表現。他們振振有詞,看來也有點道理,其實,那是不堪一擊、空無一物!

(三) 關於宣傳“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和配合武裝鬥爭問題 ☆

“對武裝鬥爭怕得要死,像避瘟疫一樣避免用武裝鬥爭這個概念。他們自己不敢用,也反對別人用,說私下談武裝鬥爭是可以的,但不要公開宣揚。”

這簡直是一種明目張膽的歪曲和誹謗!我們堅信,稍微有注意我們黨的黨報、黨訊和其他多種刊物以及一貫來的言行,稍有注意我黨的政策和路線的同志們都會明白,我們黨並沒有“對武裝鬥爭怕得要死,像避瘟疫一樣避免用武裝鬥爭這個概念”,而是竭盡所能地傳揚武裝鬥爭的真理,把武裝鬥爭的真理當作種子一樣撒在人民群眾的廣闊肥沃的土壤上。我們黨不但不反對別人用而且也積極地進行了許多對武裝鬥爭的宣傳工作。我們黨積極地宣傳馬來亞人民的武裝鬥爭的蓬勃的發展;同時,我們黨也號召群眾拋棄對“議會”鬥爭的幻想,引導群眾認識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奮鬥,開展群眾鬥爭,為解放馬來亞而奮鬥。另一方面,我們黨也努力宣傳世界各國人民的武裝鬥爭的蓬勃發展的情況。這些事實,不可爭辯的事實,為什麼人民黨領導同志要視若無睹或加以抹殺?你們的手法,就是:先把我黨說成是什麼反對武裝鬥爭的政黨,然後竭盡所能地對我黨作毫無根據的惡毒的攻擊和指責。

宣傳武裝鬥爭的方式很多。我們認為我們黨不是一個武裝組織,而是一個在城市區負起暴露敵人、教育群眾的政治組織,因此,在宣傳武裝鬥爭方面,就有所局限。我們不能夠做到像馬來亞共產黨那樣很廣泛地、很直接地宣傳武裝鬥爭也沒條件通過黨的聲明公開地號召人民起來進行武裝鬥爭;我們只能夠站在黨的立場上,通過比較間接的、個別的和各種方式宣傳武裝鬥爭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其實,在這方面的工作,在公開戰線上,我們黨是做得比較廣泛、深入和恰到好處的。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在於要不要宣傳武裝鬥爭,以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而是在於怎樣宣傳以達到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槍桿子裏面出

政權”;在於怎樣在具體的政治形勢下,根據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有目標地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起來開展反帝反修反封建的鬥爭,在鬥爭中學習、鍛鍊,從而引導群眾真正地實踐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實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以槍桿子來改造馬來亞,改造整個世界!

人民黨領導同志怎樣宣傳武裝奪取政權,宣傳“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呢?他們不是按照具體的政治形勢,根據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宣傳並引導人民群眾走武裝鬥爭的道路,而是穿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把自己打扮得像馬來亞共產黨的模樣,在那里向群眾“大講特講”大喊特喊武裝鬥爭、“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除了說明他們是口頭革命派之外,難道還有什麼別的解释嗎?

怎樣配合武裝鬥爭呢?是有重點的、有主動的、有步驟的、有計劃的發動群眾,從各方面掀起群眾運動,還是在口頭上“大講特講”?我們堅決支持前者、反對后者。為達此目的,我們就得根據我們的具體情況掀起群眾鬥爭。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左翼的基本理論、左翼的基本原則,根據當前的政治形勢,結合我們黨的角色擬定我們黨的具體政策,並且把這種具體政策變為人民群眾的實際行動。

現在我們黨按照左翼的基本理論按照黨的綱領,根據黨的角色,基於敵人猖獗地進行“分而治之”政策,我們認為在粉碎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亞和新型殖民地“新加坡共和國”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的同時,應該強調地提出反對迫害,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的鬥爭。這樣一來,我們將爭取馬來亞民族解放的鬥爭實踐中,以“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為重點,主動地掀起反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種種迫害和剝削、反對罪惡的“分而治之”政策,按步就班地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開展群眾鬥爭。這個鬥爭正是“從各方面加強鬥爭”的政策的具体實踐。因此,所謂沒有“配合祖國森林與農村的武裝鬥爭”的論調是完全不成立的。奇怪的是,現在,在口頭上大談武裝鬥爭,實際上却反對有重點的、有步驟的、有計劃的掀起反迫害,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群眾鬥爭的人却變成了“配合森林與農村的武裝鬥爭”的先鋒隊,而採取和他們相反政策,即以“反迫害、爭統一”為鬥爭重點,有步驟、有計劃地掀起群眾鬥爭,引導人民走上革命之途的人却變成了所謂“機會主義者”!如此邏輯,名之曰:強詞奪理的邏輯,亦名之曰:顛倒黑白的邏輯!

自己不要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已經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現在,又反對別人去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那就是錯上加錯、那就是壓制鬥爭,那就是

大搞分裂，那就是適應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需要！

“我們堅持宣傳真理，堅持宣傳武裝鬥爭，必然引起那些對武裝鬥爭怕得要死的機會主義者的不滿和反對”。

機會主義者有一個“法寶”，那就是害怕別人認識他們，於是把自己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於是就氣勢汹汹地指責別人是什麼“機會主義者”。但是，如此手法，委實拙劣極了，因為人們總是會看穿他們的“法寶”，現在人民黨領導同志正在應用這個“法寶”。

當然，我們對於人民黨領導同志在口頭上說要“堅持宣傳真理，堅持宣傳武裝鬥爭”而在實際上却積極反對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正確政策，不依照具體情況逐步引導人民走向武裝鬥爭的表現，是深感不滿和反對的。這是左翼工作者的義憤。

（四）到底誰是分裂主義和機會主義？ ☆

人民黨領導同志惡毒地把我黨幾年來的反帝鬥爭說成什麼“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什麼“在反右鬥爭中擴大打擊面，縮小教育面”，這是對我黨的莫大歪曲，無空造有。我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人民黨領導同志竟然落得同我們曾經批判過的壞蛋異口而同聲。會幾何時，憑據何理說我們：“擴大打擊面，縮小教育面”？打擊敵人——帝國主義反動派；保護朋友、教育廣大同志和群眾：這就是我們的原則立場。你們是不是說被我們批判過的人是“一大片”？倘若是，試問這“一大片”是誰？你們是不是說我們所擁護的所團結的人是“一小撮”？倘若是，試問這“一小撮”是誰？你們這種毫無根據的亂指責，在客觀上就是搬弄是非，製造混亂，就是意圖為反黨份子翻案招魂，就是意圖打擊左派，保護右派！就是意圖混淆是非敵友，大搞分裂。

你們又說我們是什麼“對友狠，對敵和”。我們要嚴正地向人民黨領導同志問一句：你們憑什麼強硬給我們套上這頂黑帽子？眾所周知，對敵人是無情的揭露，摧毀性的打擊；對人民是滿腔熱情的頌揚、忠誠的服務，這是我們黨對敵人和人民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我們對美英帝、蘇修及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狠，你們是不是說他們是朋友？我們對廣大被壓迫人民和被剝削民族和，你們是不是說他們是敵人？

我們批判一小撮反黨份子和牛鬼蛇神，現在你們却意圖為他們招魂；我們批倒叛徒林清祥，你們却為他辯護，意圖扶他起來；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分治”罪行，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而你們却轉彎抹角地為“分治”辯解，強烈反對馬來亞的重歸統一。所以，你們的行動委實大有“對友狠、對敵和”之嫌！實在是機會主義的分裂活動。

“分裂主義就是向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鬧分裂……”。

“誰要是實行違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綱領和路線，誰就是分裂主義。”人民黨領導同志意圖引用此語，以證明我們黨是什麼“分裂主義”是辦不到的。

讓我們看一看人民黨領導同志對我黨的指責是否符合事實？到底誰是“分裂主義”？

自社陣成立以來，社陣就是一個實行團結全民以抗敵的政黨。社陣只有向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為中心的修正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反動派及一切破壞革命利益的人和組織鬧分裂；社陣只有向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帝的人搞團結。我們黨團結馬來亞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黑暗統治，積極爭取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這是不容抹殺的鐵的事實。

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三年，社陣團結人民積極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本地的走狗所搞的假“合併”和“馬來西亞”，大力地反對臭名昭著的“全民投票”，並提出粉碎“馬來西亞”的正確口號；一九六四年，社陣團結人民，就帝國主義反動派大搞“國民服役登記”，堅決地提出了抵制“國民服役”的正確政策；一九六五年，社陣又團結人民，堅決地反對假“新加坡獨立”並反對所謂“爭取新加坡完整獨立”，同年，社陣又團結人民，抵制了偽“新加坡國會”；一九六六年，社陣按照時局的發展又團結人民，堅定地提出並堅決展開“議會”外群眾鬥爭；一九六七年，社陣又團結人民，熱火朝天地掀起反“三害”鬥爭；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社陣繼續團結人民，推展群眾鬥爭和群眾教育運動，積極學習、宣傳、捍衛和執行黨的正確政策、路線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所有這些事實都充份說明了社陣是向敵人鬧分裂，向人民搞團結的革命群眾政黨。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黨又強調了“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這是我們黨團結人民，執行正確群眾鬥爭路線和政策的繼續發展。

我們黨提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是在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的現階段鬥爭目標的大前提底下提出來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為粉碎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分治”政策，為掀起反迫害鬥爭積極促進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而提出來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是爭取馬來亞民族解放鬥爭的一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份；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不但具有戰略意義同時也具有策略意義；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必然能夠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陰謀實施的“分治”政策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反分治，爭統一的統一戰綫。

因此，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是符合革命的利

益，符合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符合反帝鬥爭的利益；是有利於民族解放鬥爭的團結，有利於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團結。所以，他們企圖證明我黨是什麼“向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鬧分裂”，什麼“實行違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綱領和路線”的腔調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一句空話！人民黨領導同志的毫無根據的、轉彎抹角的胡亂指責的含意是什麼呢？它包含着—種極其陰險的目的：那就是意圖指責社陣，是什麼反馬來亞共產黨的、反人民的，是實行反革命的綱領和路線的，因此必須群起打倒之。但是，他們的用心是徒勞的。如此用心絕不會有利於革命的團結、左翼的團結、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團結，而其效果只能適得其反！

“分裂主義者即使處於暫時的多數地位，他們也還是分裂主義者。”《人民論壇》的文章還把這種“暫時的多數地位”同蘇修叛徒集團的“暫時的多數地位”拉在一起。

我們要肯定和嚴正地指出：這是人民黨領導同志對我黨第三屆黨員代表大會的惡毒攻擊。他們特意地指出“三大”是什麼“暫時的多數地位”分明就是暗示我黨黨員應當起來改變目前社陣的領導層，同時也反映了他們意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號召人們推翻社陣現領導層的心思！

誰是真正的“分裂主義”呢？社陣在什麼問題上搞分裂呢？人民黨領導同志並沒有具體地指出。其實，在歷史上，社陣並沒有搞什麼分裂活動，倒是人民黨領導同志正大搞分裂活動。怪不得他們要把目前左翼在馬來亞重歸統一問題上的一場思想鬥爭說成什麼“自然會導致左翼的分裂”了！

就先談談“什麼是分裂主義”這篇文章所作的分裂活動吧從這篇文章的意圖看，就足以證明人民黨領導同志是名符其實的分裂主義者。

一人民黨領導同志攻擊和意圖否定我黨第三屆黨員代表大會的決策，並意圖鼓動黨員改變什麼“暫時的多數地位”的社陣現領導層，破壞我黨的組織；如果辦得到，則瓦解社陣。

二他們毫無根據地指責我黨是什麼“機會主義”，什麼“改良主義”、什麼“修正主義”、什麼“向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鬧分裂”、什麼“有人蓄意要推行一條忘掉了政權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路線”……意圖以此證明社陣是什麼反左翼的、反對馬來亞共產黨的、反對革命的。因而鼓勵我黨黨員脫離社陣，分裂社陣，瓦解社陣。

三多方面歪曲我黨的原則立場和觀點。例如什麼隨便給人家套了一頂破壞左翼團結的帽子啦！什麼“拋掉原則立場、歪曲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著作大胆地曲解、反對公開宣傳武裝鬥爭”啦！什麼“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啦！什麼“擴大打擊面，縮小教育面”啦！什麼“對友狠、對敵和

”啦！……所有這些毫無根據的歪曲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告訴我黨黨員、馬來亞人民和世界人民什麼社陣已經變質了，變成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幫兇，變成了反革命。他們意圖以此掀起左翼人民對社陣的“批判運動”使左翼產生四分五裂。

四無原則地污蔑我黨反帝的革命的黨性。例如什麼“曾經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搞過團結”、什麼“曾經同敵人代理人王、徐“搞過團結”，意圖以此暗示社陣同敵人陰謀勾結，並以此煽動黨員和人民起來同社陣斷絕關係，搞垮社陣。

五引用許多偉大導師的談話，以達到他們分裂我黨和左翼的目的。例如他們在引用偉大導師列寧對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批判文章時，強硬地、毫無根據地把我黨形容為同列寧所批判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一樣，意圖以此所謂證明社陣是什麼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黨，再以此激起人們反對社陣的情緒，在黨內製造分裂，在左翼內部大搞分化。

以上五點，只不過是人民黨領導同志在“什麼是分裂主義？”這篇文章里所搞的部份分裂活動。事情十分明顯，人民黨領導同志為了分裂我黨和左翼，竟不擇手段地、不顧左翼原則地為所欲為。這種分裂活動就是：假借對“什麼是分裂？”之論述，以掩蓋人民黨同志搞分裂活動，企圖分裂社陣，瓦解社陣的惡毒目的！

我們再看看人民黨領導同志在其他一些問題上所搞的分裂活動吧！

一人民黨領導同志抱着林清祥叛徒的偶像的碎石不放，他們通過刊登“澄清聲明”的方式，間接地為叛徒林清祥辯護，並借此同社陣批判林清祥叛徒的嚴正聲明相對抗。他們大力向群眾和幹部散播載有“澄清聲明”的《人民論壇》，製造混亂局面。這不是分裂活動，難道還有別的說明嗎？這不是機會主義的手法，難道還能作什麼別的解釋嗎？

二人民黨領導同志在“六個條件”問題上，沒有能夠進行具體的分析，却在《人民論壇》上作漫畫，刊登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語錄和叛徒劉少奇的講話，暗示任何有原則“接受”“六個條件”的人都是叛徒。這種既要反對我黨對“六個條件”的正確看法，但又不敢作分析，言明反對的理由，老是在背後暗示這個又暗示那個的活動，實在不是左翼的作風。這種活動只能導致左翼的混亂和分裂，這種活動確是機會主義的既生動又拙劣的實例。

三自我黨提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後，人民黨領導同志，即使在我黨一再誠懇地邀請下也無誠意接受我黨的誠意邀請，坐下來討論和協商有關問題，却連篇累牘地在《人民論壇》上發表反對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文章，發表旨在歪曲誹謗和無原則攻擊

社陣的文章，發表分裂主義的文章，發表不負責任的文章。因而破壞了左翼協商的原則，破壞了兄弟黨之間處理問題的準則，意圖把兩黨帶到敵對關係的境地上去，進而使左翼的團結變成了分裂。

綜觀上述，明眼人必然可見，所謂分裂主義和機會主義不是社陣而是人民黨領導同志。

(五) 我黨所執行的不是一條忘掉了政權的錯誤路線，而是一條正確的群眾鬥爭路線。 ☆

“我們左翼陣營面臨的分裂，這是由於有人蓄意要推行一條忘掉了政權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路線而引起的。”

“我們左翼陣營面臨的分裂”的危險不是我們什麼“蓄意要推行一條忘掉了政權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路線而引起的”，而恰恰是人民黨領導同志有意否定我黨所推行的正確政策和路線，恰恰是人民黨領導同志從“左”傾的立場上反對和阻礙我黨開展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正義鬥爭，恰恰是人民黨領導同志無原則地指責、歪曲、誹謗和攻擊我們黨推行一條踏實的、加速馬來亞民族解放鬥爭的路線。

“這條路線從實質上講就是改良主義路線和機會主義路線。”《人民論壇》的文章還引用了偉大導師列寧的話，來嚇嚇人家和用以所謂證明他們的上述論點的正確性。文章引道：

“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的基本特點為謀取實際的成就‘成就’一詞實為‘或’字之誤——作者註）可以設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

讓我們看看客觀事實到底社陣是不是有如人民黨領導同志所說的那樣，還是適得其反。

我黨所提出來的關於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是“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嗎？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是黨分析了當前“分治”的政治形勢，總結了黨開展的反帝鬥爭的成績、缺點和錯誤，吸取了反帝鬥爭的經驗教訓，為積極發展群眾鬥爭而提出來的。所以，這絕不是什麼“臨時應付”而是在鬥爭中吸收經驗教訓，糾正錯誤，適應當前局勢的需要，以打擊帝國主義的分治陰謀，團結人民，統一祖國的艱苦、長遠的反帝鬥爭。這是社陣沿着鬥爭的大方向，沿着正確鬥爭路線，認真為人民服務的結果。

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部份，它是必然要激起人民更廣泛地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的迫害，促進樹立馬來亞民族意識；

促進民族團結；促進建立一個民族經濟，剷除在長堤上設立的多一層的障礙所帶來的多一層的痛苦；促進民族解放鬥爭。所以，這絕不是什麼“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而是國家大事、長遠的事業。

衆所周知，打倒美英帝蘇修及其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根本問題和根本利益，這就是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環，也是我黨一路來所要爭取的現階段的鬥爭目標。現在，我黨正是為加速實現這一個鬥爭目標而強調提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這一鬥爭實是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這一鬥爭目標的一部份。由此可見，從那一方面看來，我們並沒有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沒有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的特點，沒有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是牢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牢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的特點。

因此，我們明確地說：左翼陣營面臨分裂的危險，不是什麼我黨提出一條忘掉了政權的錯誤的路線，而是由於人民黨領導同志有意歪曲、誹謗和攻擊我黨的正確路線所造成的，是由於人民黨領導同志自己已經推行了一條錯誤路線！

(六) 人民黨領導同志堅持了錯誤的原則立場觀點和採取了錯誤的處理方法。 ☆

人民黨領導同志說什麼“社陣拋棄原則立場”，同時還說什麼“我們必須堅持原則立場”。我們感到頗為蹊蹺。人民黨領導同志從那些事實里得出我們黨拋棄原則立場的結論？難道我黨堅持反帝、反修、反對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堅決為人民服務的鮮明態度就是什麼“拋棄原則立場”？難道我黨在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同時強調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就是什麼“拋棄原則立場”？

我黨沒有拋棄原則立場，相反，倒是人民黨領導同志拋棄了原則立場。極力暗示“接受”“六個條件”出獄者都是叛徒的同時又積極為林清祥叛徒辯護的人民黨領導同志，請問你們的原則立場到底在何方？你們自己不去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又多方反對別人努力去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請問你們的原則立場到底在那里？如果說你們有什麼原則立場，那就是機會主義的原則立場、“左”傾機會主義的原則立場、形“左”實右的原則立場！

由於人民黨領導同志在爭取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的問題上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們站到敵人的立場上反對我黨，因此，他們對諸多問題的處理方法也同樣是錯誤的。他們擺出一副馬克思主義者的樣子來

，多次避開我黨的極為熱情而誠意的邀請，在兄弟黨的關係上協商討論馬來亞重歸統一等論爭問題；另一方面却特別積極地通過《人民論壇》刊載一篇又一篇的無原則的攻擊性的文章。尤有進者，人民黨領導同志還通過刊登“什麼是分裂主義？”這篇最拙劣的、最惡毒的報復性的文章對我黨進行毫無原則的、不負責任的攻擊，意圖把我黨打成什麼反革命，破壞兩黨兄弟般的團結，把兩黨的關係引向破裂的邊緣，意圖通過這篇文章分裂我黨的反帝團結，瓦解社陣！分裂左翼的戰鬥團結。人民黨領導同志這種處理方法，幾乎把人民內部矛盾的論爭變成了一場敵我矛盾的鬥爭。

(七) “什麼是分裂主義？”的特點 ☆

綜觀上述，“什麼是分裂主義？”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四個特點：

A. 最不科學的、毫無分析的、最拙劣的、最惡毒的文章。“什麼是分裂主義？”這篇被機會主義的咖啡工職領導捧為“科學”的，被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金銀業工聯一小撮牛鬼蛇神捧上了天的文章，實際上是一篇無原則指責、妄加污蔑、肆意誹謗、惡毒攻擊、極力漫罵、大肆戴帽子的最不科學的、空洞無物的文章。人民黨領導同志意圖通過這篇文章把我們黨打成什麼反革命，但是他們並不能以事實證明他們的“論點”，是站得住腳的，因此，他們只有通過無原則的拼命打擊去體現他們的意圖。

B. 假“團結”真分裂。在“什麼是分裂主義？”一文里，人民黨領導同志借詞什麼“我們必須堅持原則立場，堅持在正確路線下的團結一致，而要堅決反對在機會主義路線下的所謂‘團結’”而竭盡所能地進行一連串的分離活動，意圖分裂我們黨和左翼的反帝團結，進而瓦解我黨甚至癱瘓左翼運動。他們說什麼“要堅持反對在機會主義路線下的所謂‘團結’”但又同那些一路來跑機會主義路線的人靠在一起，大搞團結，這就暴露了其機會主義的真面目；他們說什麼要“堅持在正確路線下的團結一致”但又向一路來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社陣大鬧分裂這就自我暴露了其假“團結”真分裂的面目。

C. 污辱革命導師。在“什麼是分裂主義？”一文里，人民黨領導同志引用了許多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革命語錄。他們引用這許多革命語錄不是為了別的，而是拿這許多革命語錄製成一道美麗的烟幕，在這道美麗的烟幕下，大干其踐踏左翼原則、打擊我黨威信、挑撥離間、煽動反黨情緒，分裂左翼團結、破壞反帝鬥爭的活動。這種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名，行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實的活動，實際上是污辱革命導師之舉。

D. 表面上“左”實際右。在“什麼是分裂主義？”一文里，人民黨領導同志把自己裝扮成是最革命的，而意圖把我黨打成什麼反革命。但是“什

麼是分裂主義？”一文不但是——篇分裂主義的文章，而且也是一篇反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文章。既然如此，他們就不是真正反對“分治”而是為“分治”辯護的，既然如此，他們就不是真正反對“新加坡共和國”而是允許“新加坡共和國”繼續存在；因為他們只不過是在口頭上而不是在實際行動上去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人民黨領導同志表現得“左”得很，實際上是右得很。一句話，是形“左”實右！

(八) “要團結，不要分裂” ☆

人民黨領導同志不對“馬來亞重歸統一”作具體分析，他們在判斷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是從客觀的具體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的成說、偏見或因襲的見解出發。因此他們脫離了辯證唯物論，犯了嚴重的唯心主義的錯誤。人民黨領導同志在思想上犯上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在政治上又犯上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他們口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聲聲武裝鬥爭、“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大談特談“反對”分裂主義，儼然以一個正確的左派自居。但是，他們却積極反對一個正確的、突出政治的政策——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這就清楚表明他們是“左”傾機會主義，而這種“左”傾機會主義，歸根結底是右傾機會主義。

“左”傾機會主義在組織上的表現就必然是分裂主義他們的所謂“反對”分裂主義不過是要分裂主義的幌子。他們以“反對”分裂主義為名，意圖達到分裂我黨的反帝團結和分裂左翼運動的戰鬥團結的目的，這正說明了他們恰是煽動分裂的罪魁。因此，他們必須負起左翼面臨分裂的危險的全部責任！

我們堅決反對各種分裂活動，主張加強左翼的團結；在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在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為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貢獻出我們的力量！

附：“什麼是分裂主義？”

原載於1969年10月15日出版的《人民論壇》第82期第一版。

革命隊伍需要不需要團結？當然需要。問題是在什麼基礎上團結、團結為了什麼？革命運動的各條戰線需要不需要統一？當然需要。有了統一，才能步伐一致，同心協力去完成革命鬥爭的任務，實現革命的目標。問題在於：要在什麼基礎上統一？統一為了什麼？

現在，有一些人隨隨便便給人家套了一頂「破壞左翼團結」的帽子，或者套一頂破壞革命戰綫統一的帽子，動不動指責別人「分裂左翼」，是「分裂主義者」。而他們自己，又是怎麼樣搞團結的呢？他們這一小撮人，過去曾經同行動黨反動勢力搞過團結，曾經同敵人代理人王清杉、徐振弓這一伙

奸細搞過團結。現在，他們提出了一條錯誤的路綫，企圖把左翼運動納入改良主義的軌道——也就是機會主義的軌道。對武裝鬥爭怕得要死，像避瘟疫一樣避免用武裝鬥爭這個概念。他們自己不敢用，也反對別人用，說私下談武裝鬥爭是可以的，但不要公開宣揚。我們要問：到底應該不應該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個偉大的思想來武裝人民群眾呢？如果要這樣做，不向人民大眾大力宣傳暴力革命行嗎？不向人民大眾大講特講武裝鬥爭行嗎？我們在敵人佔領區從事革命工作的同志有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那就是開展鬥爭，組織群眾，宣傳群眾，配合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革命戰爭。如果不向人民大眾宣傳武裝鬥爭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真理，那又如何配合祖國森林與農村的武裝鬥爭呢？我們堅持宣傳真理，堅持宣傳武裝鬥爭，必然引起那些對武裝鬥爭怕得要死的机会主義者的不滿和反對，必然引起那些自以爲是「非武裝鬥爭的領導」的人的不滿和反對，因此，一場思想鬥爭是不可避免，這自然會導致左翼的分裂。請問，是誰應該負起這個分裂左翼的責任呢？是堅持原則立場，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宣傳與捍衛武裝鬥爭的決定意義與「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真理的人，還是那些拋掉原則立場、歪曲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著作大胆地曲解、反對公開宣傳武裝鬥爭的人呢？問題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那些要給別人套上「分裂主義」帽子的人，他們自己的頭上，早已經緊緊地戴着一頂大大的分裂主義的帽子。

恩格斯說過：「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塗了。那些口頭上喊這個口號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動分裂的罪魁。」

所以，那些在指責別人搞分裂主義的人，最後自己先照照鏡子，自己這幾年來究竟在幹些什麼？你們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你們在反右鬥爭中擴大打擊面，縮小教育面，你們對友狠對敵和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誰在搞分裂，是最清楚不過的！

◇ ◇ ◇ ◇ ◇ ◇ ◇

編者按：

在《人民論壇》第八十九期上，人民黨領導同志公開發表了我黨中央和人民黨中央的來往書信，但是，奇怪得很却沒有發表我黨中央就《人民論壇》第八十二期發表“什麼是分裂主義”一文，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九日致人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件。而且人民黨中央至今也尚未對我黨信件作一個答復，或給予任何解釋。

茲附我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九日，致人民黨中央委員會信件如下：
星加坡人民黨中央委員會
親愛的主席秘書同志：

你們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貴黨機關報《人民論壇》第八十二期第一版上登載了一篇題爲“什麼是分裂主義”的文章，我們黨經過了詳細研究之後，認爲該篇文章的大部份內容是攻擊我們黨的。對於這樣一個嚴重問題，竟登載在貴黨機關報上，我們黨認爲這種做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爲了從我們兩黨的團結、左翼的革命團結和馬來亞人民解放事業的利益出發，我們黨懇切地要求貴黨能及時地公開收回該篇文章。

對於貴黨的這種做法我們黨將保留一切批評的權利。

社會主義敬禮！

此致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
中央委員會 謹啓
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九日

到底什麼是分裂主義呢？

「分裂主義就是向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鬧分裂。……」

「分裂主義就是向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鬧分裂。誰要是實行違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綱領和路綫，誰就是分裂主義。」（見「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是分裂主義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義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在組織上的表現。分裂主義者即使處於暫時的多數地位，他們也還是分裂主義者。正如蘇共修正主義領導也佔過多數地位，但是，這種多數地位是虛弱的，追隨蘇修的人各懷鬼胎，貌合神離，這是誰都清楚的。那些暫時處於多數地位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自己心中有數，那些追隨他們、被他們蒙騙的人，不是心悅誠服地擁護他們的。

今天，我們左翼陣營面臨的分裂，這是由於有人蓄意要推行一條忘掉了政權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路綫而引起的。這條路綫從實質上講就是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路綫。列寧對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做了絕妙的分析與批判，他寫道：「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的基本特點爲謀取實際的成就可以設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些拿分裂主義帽子套人家的人，他們的做法，像不像列寧那批判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呢？那一小撮提出了機會主義路綫的人，被越來越多的革命同志指爲機會主義者，這絕不是空穴來風。

我們必須堅持原則立場，堅持在正確路綫下的團結一致，而要堅決反對在機會主義路綫下的所謂「團結」。